

美国的“大中东改革计划”实现难

杨福昌

作者简介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 外交部前副部长, 前驻科威特、埃及大使, 外交学院前院长(北京 100006)。

2004年1月20日, 布什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 中东地区仍存在“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的个人和行动”, 因此, 美将推行一项“在大中东地区促进自由的战略”。同年2月初, 美正式提出宣扬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大中东改革计划”。按美国设想, 大中东除阿拉伯国家外, 还包括外高加索、中亚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要在这一广大地区推行民主化, 搞自由选举, 扩大社团活动, 建立美式民主体制, 以改善人权状况; 加速经济自由化, 鼓励地区国家开放市场, 实行自由经济政策; 改革教育体制, 宣扬西方价值观, 扶持新的独立媒体, 抵消或减弱伊斯兰极端派的思潮影响以及鼓励妇女参与社会活动, 为小企业主尤其是女性提供资金援助等。

“大中东计划”出台后, 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一位阿拉伯领导人2004年3月8日对法国《费加罗报》发表谈话称: “本地区的现代化绝不能用外界强加的方案。”埃及外长于同年5月11日说: “我们绝不会接受强加给我们的这个计划, 只有中东地区人民自己才有权决定中东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不得不根据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意见对计划作了修改,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于2004年6月9日通过了美国修改后提出的“与泛中东和北非地区建立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的伙伴关系”计划。这一计划虽然缩小了实施范围, 弱化了同伊斯兰世界的思想意识的对抗, 增加了重视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内容, 强调八国支持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改革将与支持公正、全面、持久解决阿以冲突齐头并进, 淡化了外部强加于人的印象, 强调每个国家将对改革的进程和范围自行做出决定, 并为此成立“面向未来论坛”, 然而, 有两点没有改变: 第一, 其实质还是想干预中东国家内部形势的发

展; 第二, 唱主角的还是美国。一年多来, 美国为实现此计划进行了积极活动, 赖斯上任后已两度出访中东。欧洲同美国达成协议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在反恐、伊拉克战争、改造中东等问题上, 双方仍持有不同立场。

二

“9. 11”事件后, 美国提出“大中东改革计划”, 是因为它认为, 这场恐怖袭击来自中东地区, 作为滋生恐怖主义的主要策源地, 中东对美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 要有效地反恐, 就得改造极易产生恐怖主义的环境, 也就是要求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取向西方化, 核心是政治上的西化。美国的如意算盘是, 只要中东各国实现了民主化, 就会对恐怖主义造成釜底抽薪, 令其没有生存的土壤。

在遭到这样大规模袭击后, 美国把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国际社会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但是对通过在中东国家推行民主化来打击恐怖主义的立论, 却令人费解。首先, 这一论点在道理上难以立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其政府不满, 不论是因为它不推行民主, 还是因为它执行亲美政策, 采取暴力或恐怖行动应该针对的是本国政府, 而不是某国。道理很简单, 对外国造成的伤害再大, 也不能改变国内的情况; 其次, 即使在中东各国都实行了美式民主, 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否就有了保障呢? 对此, 我们看不出两者存在多大的联系。2001年9月20日, 布什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如果答案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 显然是南辕北辙。按照一般思考问题的方法, 如果遇到问题, 首先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内因才是决定问题的主要因素。一个国家遇到问题, 应

该先从自己相关政策上检讨得失，而不是推给外部。现在，“大中东计划”提出已有一年多，应该是通过反思得出正确答案的时候了。前面提到的那位阿拉伯领导人对《费加罗报》谈话中还提到，“首先要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因为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东国家的任何改革都不会取得成功”。其次，美国在中东搞民主化除了反恐，还有没有其它目的？一般认为，还应该包括反扩散、保证能源安全等关系其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但这只是一些具体的小问题。《金字塔报》2005年6月14日发表了一篇介绍德国外长菲舍尔新书的文章，该书指出，“在推翻萨达姆之后，华盛顿成了中东地区的霸主和中心，它将通过规划该地区新的政治和文化版图重新塑造整个地区。”《费加罗报》2005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也强调，“美国政府试图在那里（中东）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目的是保住它在那里的霸权。”这些都是观察家的评论，指明了美国的目标是维护它的霸权，亦即反恐谋霸。

伊拉克于2005年1月30日举行了大选，1400万选民中855万人参加投票，占选民总数的59%，可谓一次成功的选举。美国更是欢欣鼓舞，想把这次选举作为推行“大中东计划”的一个样板。美国一位领导人说：“伊拉克的新政权将为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自由树立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其实，投票率高，一是反映了伊人民对当家作主的渴求和对民主的期待，因为在王室统治时期，伊人民没有权利选择政治制度，即使在1958年革命推翻王室、建立共和制后，也从未进行过这样的选举；二是伊人民企盼自己选出的政府早日主导伊事务，结束外国的占领；三是伊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为了在未来政府中取得有利地位，鼓励人们去投票。逊尼派阿拉伯人则基本采取了抵制态度，安巴尔省的投票率仅为2%。伊拉克选举结束后，世界各国都表示祝贺，祝愿这次成功的选举会给它们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但是，这次选举是在美国15万大军占领的状态下、在选举当天的不断爆炸声中、在占人口近20%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抵制的情况下进行的，恐怕很难作为“榜样”推广。不但如此，美国这样大肆宣扬在伊拉克推行民主的胜利，对美的“大中东改革计划”是一个负面因素。因为它所宣扬的是在它的枪

杆子下实行的所谓民主。这种形式下的民主难道不可怕吗？要进行改革，要推行民主，难道一定要经历这样一场浩劫吗？

三

“大中东改革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首先，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多方努力，美国一家孤掌难鸣。美目前仍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虽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但对反美武装的抵抗活动则无能为力。最近又在撤军的问题上反反复复，恐也无暇顾及大中东改造问题。欧洲同中东地区相距最近，在历史上同该地区的国家有密切的联系。从地缘角度讲，欧洲更希望中东地区稳定，更何况欧洲40%多的石油从中东进口。2004年12月，根据八国首脑会议决定成立的“面向未来论坛”召开了首次会议，欧洲国家再次强调中东国家的改革必须从内部进行，西方国家要多听取地区国家的需求，提供帮助，多做交流，避免西方国家同阿拉伯世界“走向决裂”。这一立场同美国快速、施压、干涉的态度有明显不同。可见，在中东民主改革问题上，欧洲很难按着美国的思路进行。

其次，在中东地区存在的强烈反美情绪阻碍美国在该地区推行其“大中东计划”。美国有关民调机构在伊战后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不减反升，这可能是美始料不及的。这种反美情绪其实早已存在，“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应该指的就是这种情绪，只是美国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解决，而是打了两场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是以反恐名义进行的，但效果适得其反。2005年7月29日法国《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即便不是伊拉克战争造成了恐怖主义的出现，但它也使恐怖主义得到了发展。”该文作者希望支持这场战争的人要考虑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这种情绪影响下，美国想在中东推行其改革计划将是困难的。

最后，如何正确理解伊斯兰文化，使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理解、尊重，而不是相互排斥、敌对，这是西方国家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做到的。

中东国家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规范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国家的立法不能有悖宗教的律条，这就是伊斯兰国家的现实和他们的社会特点，不论是共和制、国王制、君主立宪制的伊

